



小镇姑娘

李静睿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小
镇
姑
娘

李静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镇姑娘/李静睿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3
ISBN 978-7-5426-5033-7

I. ①小…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8738 号

小镇姑娘

著 者 / 李静睿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插 图 / 林微云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吴 昊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150 千字

印 张 / 8.1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033-7/I·974

定 价 / 35.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目 录

1.....	001
2.....	004
3.....	008
4.....	013
5.....	018
6.....	022
7.....	027
8.....	031
9.....	036
10.....	041
11.....	046
12.....	050
13.....	056
14.....	063

15.....	068
16.....	071
17.....	077
18.....	084
19.....	090
20.....	098

21.....	105
22.....	113
23.....	120
24.....	131
25.....	141
26.....	153
27.....	166
28.....	178
29.....	191
30.....	204

31.....	216
32.....	228
33.....	249

我并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每次说出艾镇这个名字，我都将闻到艾草的味道。

艾草的味道，带着一点点焦糊烟火气。因为我只会在奶奶拔火罐的时候见到艾草。她有老年风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艾草点燃之后放在火罐里。老屋的窗太小，烟排不出去，很久之后屋子里依然有苦涩清香。想想有时候会特意把裙子挂在房间里熏，每一条裙子上都有挥之不去的艾草味，就像她把旭河边带着水汽的草地穿在身上。想想还会在劣质棉纱裙的下摆处打结，以裸露出更多小腿，脚踝极细，膝盖处总有瘀青。用蛇葡萄串成一圈绕一圈的项链手镯，又将蓝色矢车菊别在自己黄黄软软的头发上，

想想总是彩色的。凤仙花染出的指甲褪了色，她将双手浸在水里，看上去就像斑斑血痕。

做这一切的时候，想想不过十岁，却已经是一个女人。

我们都不可逃避地属于这个平庸的川南小镇，天空是永恒的灰色，即使烈日当空也是如此，毒太阳下旭河灼灼有光，岸边空无一人。只有在夏天的深夜，暑气散尽，又刚好有月亮，能看到天空变成沉沉宝蓝，只是这蓝色会越来越淡，最终又在清晨归于灰色。在一次晚餐中，爸爸夹起鲜锅兔里的几根姜丝，突然说，王三哥打电话来，说昨天好像在艾镇老屋前面看见过想想，她坐在门前的石板上，穿一条很花的黄裙子，耳朵后面插着一朵蓝色小花。王三哥说自己有点拿不准，到底是不是想想呢？这个姑娘长得乖，比他糊里糊涂记忆中的想想还要乖。王三哥试探着叫了一声“想想？”那个姑娘立刻抬起头说：“你认错人了。”她虽然说的是普通话，但王三哥听得出小镇特有的卷舌音。

在满桌子辣椒和辣椒之间，多年后我第一次闻到艾草的味道，想想小小的瓜子脸在熟悉的气味中慢慢显出轮廓。她画着三块钱一支的劣质口红，眼皮上闪着蓝色的亮粉眼影，脸上没有胭脂，被玫瑰色嘴唇衬得一片惨白，我确凿无疑看见那两片玫瑰红唇在上下翻动。她说：“你认错

人了。”

第二天清晨，我一个人悄悄回了一次艾镇。我穿着一条颜色很花的黄裙子走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裙子被鼓满了风，好像推着我回到那里。车窗外是长长的旭河，河面上长满了开得正好的水浮莲，粉紫花朵衬得河水更加油腻，好像怎样起风都激不起哪怕一丝涟漪。已经有十年没有走过这条路，沿途依然不陌生，破败的公交车开在更为破败的公路上，扬起让人看不清前路的尘土，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前路的每一次拐弯，知道它通往何处。

我跟想想总是沿着旭河从艾镇一直走到城里。春天的时候，路边是密密的油菜花和蒿草，胡豆叶上长出马耳朵。夏秋之间，路上晒着满地的玉米，岸边是疯狂开放的牵牛花。到了冬天，什么都是冷冰冰的，想想和我手牵手，在马路边玩一种叫跳房子的游戏，一路跳到城里去。

艾镇的巷口有一口钟,属于一座早就倒塌的天主教堂。那片废墟始终没有人清理,所以钟也一直留了下来,立在常常扬起漫天灰尘的瓦砾堆上,钟座上横着断裂的十字架,就像被时间和上帝同时诅咒,艾镇只不过是和这口钟一起永远停摆。

水泥路上铺的依然是黑色沥青,晒化了走在上面的每一步都担心鞋会被粘住。茶馆里依然坐满了老头,在这里进行他们几乎全部的生活:喝从五毛一直涨到一块五一杯的茉莉花茶,装在豁口的盖碗里,黄色茶汤渐渐变深,茉莉花始终浮在水面上。聊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的天,每个人都接不上每个人的上一句话。观看唯一一台电视机里

播放的香港动作片，成龙喝多了打着醉拳。长满老年斑的手哆哆嗦嗦摸起长牌，手上有天牌的人竭力保持镇定，人牌八点全红，远远看过去有一种莫名的喜气洋洋。茶馆的伙计用一个嘴很长的水壶隔得老远就给客人添水，隔壁的林阿婆还是在车站旁卖五毛钱一碗的凉糕，只是碗小了两圈，她远远看见我，毫无迟疑地打招呼，好像我不是十年没有回来：“么妹，过来吃阿婆的凉糕。”凉糕放了太多红糖水，甜得不能下咽。

阿婆记错了，想想才喜欢吃这些甜得不得了的东西，完全不像生活在这个被辣椒和嫩姜攻占的小镇：放很多白糖的稀饭，水煮糖水鸡蛋，奶奶做的糖醋排骨，最后时刻还要再放几块冰糖进去。即使自己做包子，想想也喜欢用白糖做馅，在上面掐个记号，有时候碰巧被我吃到，会一下子吐出来。

从茶馆开水房沿着那架摇摇欲坠了十几年的木梯往下走，就可以到老屋小小的院子。其实老屋有一个正门对着大街，但我和想想都喜欢走这里，有时候家里的煤烧光了，我和想想就拎着大大小小的温水瓶上来买水，然后小心翼翼从木梯上走下去。七岁那一年，我们一前一后摔下去，滚烫的水从小腿一直洒到胸口。家人一致认为我们会

留下疤痕，然而多年过后，我和想想都有细腻光滑的皮肤，穿上裙子就露出漂亮小腿。小时候满怀心事的一切，其实什么都没有来得及留下，我们留不下这标记往事的粉红疤痕，不管是因为开水，还是因为艾镇。

回忆像那壶开水一样随着楼梯倾泻而下，滚烫到让人发怵：春天门槛前开出几朵嫩黄小花，春天的每一种花都被我和想想称为迎春，很多年后才明白，万物并非由我们命名，我们才是被命运写下名字与记号的人。夏天打一桶凉水，在院子里公然洗澡，野草长得最疯狂的时候，得奋力拨开才能走过去。我一直故意忘记老屋后门其实正对着一个污秽不堪的公共厕所，让院子里永远有一股尿骚味。屋地上连水泥都没有铺，甚至卧室地面上也长满青苔，下雨时屋里屋外一样泥泞。冬天如果蜂窝煤炉的火灭了，就得用冷水洗脸，水流过长满紫色冻疮的手背，让人难以忘怀地刺痛，却又能痛成一种奇异快感。

老屋居然还有人住，院子里晒着花花绿绿的衣裳，衣裳下还是杂草丛生，零零星星有些野花，现在我谨慎着不敢说出它们的名字，也许是雏菊，也许是鸡冠花。这里总是这样，走进屋子就是昏暗灯光，是厨房里刺鼻的蜂窝煤和同样刺鼻的腊肉混杂出的味道，是每个角落和缝隙里都

落满灰尘的老家具。走出屋子，就是我和想想完全雷同的童年，从一岁到九岁，我们在这里形影不离，磕磕绊绊，一样虚荣，一样事事计较，一样努力把大人的责骂推到对方身上，然后独享奶奶做的猪儿粑，裹在外面的良姜叶清香扑鼻，馅儿里混着笋丁。

不用别人告诉，我也知道我和想想长得很像，我们有一般小小的脸和咖啡色瞳孔、头发又黄又软，非常非常瘦，脸上的表情总是显得不确定，对生活中所有新出现的事物都充满疑虑。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我一直担心，我和想想，会长成两个一模一样的姑娘，不管他人还是我们自己，都会难以分辨彼此。

然而没有。

所有设想一一落空。即使是梦想得不好的未来，也没有机会实现。我一路波澜不惊地长大，因为过于精确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想想呢？想想不知所终，她以无人知晓的方式成长，艾镇、老屋、我，一切都远远落在她脑后。想想忘记了或者被忘记了，只有空气中依然有艾草在小小蓝色火苗中缠缠绕绕，无止无休。

一九八二年，艾镇的白家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多了两个小孩，白秀秀生在五月，白想想在十月。两个小孩都出生在艾镇的最好时节，河水涨得不高，刚刚漫过岸边石板，天空有远远的云，在傍晚会映出忽明忽暗的颜色。白秀秀和白想想的妈妈在怀孩子的时候，最常打到的牙祭，就是旭河里的鲫鱼。每一条都是巴掌大小，艾镇做鱼向来没有清炖或者红烧，而是讲究加多多的新鲜辣椒和韭黄，韭黄其实是绿色叶子，洗干净后有长长的白色小根。没有韭黄的季节，就抓一把泡菜坛子里的咸菜，细细切开，鱼吃完了，就着这些咸菜和汁水，还可以回锅烧豆腐或者茄子。和每一个艾镇的人一样，白秀秀与白想想吃了一肚子咸菜。

很多年之后，白秀秀用一台尼康 F55 拍下了艾镇的剪影，那是她大学选修摄影课的作业。白秀秀并没有回到艾镇，她只是站在旭河的另一边，艾镇不过在一百米外，他们之间隔着窄窄水面，水声淙淙，她疑心自己再也到不了对岸。那张照片被放大成九寸贴在她的床头，有人问起的时候，白秀秀就说：“那是我的家乡。”

然而她知道不是，虽然从她家走路到镇上也只需要一个小时，但白秀秀的家是城市里那些不高不矮贴着白色瓷砖的楼房，是整齐划一的蓝色玻璃窗，是从窗口望出去看见的丑陋而不安分的城市，以及在那里生活的不安分的人们。

白家老屋的院子里摆了一张大理石面的八仙桌，这是白家剩下的唯一值钱的东西。据说白姥爷曾在多年以前的一局牌里输掉一对老坑玻璃种的翡翠耳环，但到了有白秀秀和白想想的时候，他连晚上的下酒菜都很难沾到荤腥，八仙桌上永恒摆着一碟酥花生米，一碟怪味胡豆。有时候运气好，遇上菜市上卖黄鳝的何二哥赢了钱心情舒畅，会送给白奶奶一大包黄鳝脑壳，裹上面粉油炸出来蘸点海椒面，喝酒的人能满意好几天。

黑色桌面裂了很多道缝，从来没有人奋力擦洗过，所

以永远泛着斑驳油光。吃饭的时候拿点二黄纸稀里糊涂擦一擦,每个人都小心翼翼,避免将袖子蹭到上面。很多年之后,想想把一块肥皂浸在水盆里,拿着一把破旧的牙刷细细清理,多少年的油污一点点融化掉,桌子终于露出了本来的纹路,然而自那时起,再也没有人坐在这张干净清爽的桌子边上吃饭。

八口人刚好围成一桌,白奶奶生过四个儿子,前面两个虽然没在大饥荒时饿死,却也没能活过十五岁,正屋里供着两副香烛,但没有一张遗照。老三老四两家人依然住在老屋,白想想和白秀秀窝在各自母亲的怀里,喝一点点熬得很稀的鲫鱼稀饭,稍微大几个月了之后可以加一点小河虾。她们的父亲,白家全和白家杰,那一年分别是二十三、二十四,还在时不时长个子,偶尔会被白奶奶拿着鸡毛掸子,追遍整个艾镇地打。因为有了小孩,白家全和白家杰才刚刚有权利在饭桌上喝一点点高粱酒,但想多加一杯就会被父亲大声呵斥,即使他们自己也是父亲。白家全是个钳工,每月工资三十七块,在附近农村娶了老婆杨平,现在是镇政府的临时工。夫妻俩每年农忙的时候还要回家打谷子。杨平的样子勉强称得上漂亮,见过的人都说她眼睛长得娇媚,也有人说,长那样眼睛的女人,不会安分。

白家杰景况差一点，工资只有三十一块，但他的老婆林美兰是城市户口，在一个很大的印刷厂里开机器。厂里总是有人在半夜打盹的时候被切断手指，过几天若无其事包着纱布又回来了，说是十级伤残，每个月要多五块钱补贴。林美兰长得美，手指尤其美，没有金戒指戴，就套了个假玛瑙的红色圆环，买菜的时候菜贩子看她捏着手拣葱，总要便宜两毛钱。她怕手指被切断，每次上夜班都撑大眼，经常回到家里反而累得睡不着。生孩子前两天她还在上班，脚肿成了两个发酵得刚刚好的馒头，一摞就是一个坑，机器停不了，她就没办法坐下来休息。白秀秀就这么早产了一个月，生下来的时候像一只小猫，过了很久才睁开眼。

白家杰最开始在艾镇小学里撞钟和烧开水，每晚在灯下写点泰戈尔体的小诗，写在林美兰拿回家的白纸上，订成一个厚厚的本子。偶然被校长看到了，忽然让他成了一年级语文老师，只是年年都教一年级，他攒了很多年钱才买齐的《鲁迅全集》，一点点在课堂上提到的机会都没有。幸好他还可以在饭桌上谈谈，白家全和白姥爷都喜欢听，他们也都能说上几句。白姥爷是很多年前的大学生，学英国文学，家里还珍藏着巴金的签名，签在一个硬面笔记本

上。他曾经流利的英语在高粱酒的多年浸泡下早已模糊不清，白姥爷偶尔会在饭桌上吹口琴，干瘪漏风的嘴里吹出来的据说是美国民谣，和艾镇没有一丁点关系。

白家的晚饭，是没有黄鳝脑壳时白奶奶特意为喝酒的人酥的一小碟花生米，是只有白姥爷才有权利吃到的新熬辣椒油，是白家全一边不停添饭一边听白家杰讲涓生和子君的故事，是杨平和林美兰旁若无人当众掀开上衣喂奶，是白秀秀和白想想相隔二十厘米的童年。

白家的晚饭在这样寂静的傍晚里热热闹闹吃了很多年，一直到白家杰换工作到城里的区文化馆。离开艾镇的时候，白秀秀九岁，她对白想想说：“想想想想，我从城里走回来看你，你也向城里走，那样我们就可以在半路上遇到。”

从艾镇到城里，明明只有一条路，但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再没有遇到。